

能来。

我就想起了张破烂，想起他的那只充气娃娃，笑了。校花问，你笑什么？我说，没笑什么。她说，你笑得这么淫荡？我没回应她，依然只是笑。校花说，你还别说，张破烂送来的荆芥，我虽然不爱吃，但那个香味，还是挺好闻的。现在屋子里好像还有香味。

我也觉得屋子里残留着荆芥的香味。我估计张破烂仍在沈城，他应该还在城中村。那里的房租，是这一带最便宜的，适合他们。

下雪了。零星小雪。我喜欢雪。这样的雪天，我坐不住。我走出小区。雪花在空中飘洒，在灰色的墙角飞舞。我在雪地里行走。我走到城中村，来到张破烂的出租屋。我想，他应该是在家的。这样的雪天，路不好走，何况他还要骑倒骑驴。

我想好了见他的理由，他给我那么好的一块石头，我应该登门道谢。我其实想弄明白他为何不来我们小区，不少人家的破烂都给他留着呢，难道仅仅因为我窥探到了他的隐私？那件事太小，不应成为他不见我们的理由。他总是有别的原因吧。

他租住的院落，门上一把锁，门楣贴着此房出租的信息。那株枣树探出腰身，树叶落尽，树枝七弯八拐，指向空荡荡的天空。这么说来，他真的走了。

我打租房信息上的那个电话，我想那个电话应该是他的，他想把院落转租给他人。电话打过去，不是他，是一位女性，声音苍老。我说，我找收破烂的张大哥。她问，你是要租房吗？我想说不是，但我想把谈话继续下去，好通过她找到张破烂。我说，我想租，还没定，看看再说。

她倒是挺急切。她说，你等等，我马上就到。我说，改天吧。这雪天，我怕她捧着，然而，她一再让我等，那就等等吧，随便聊上几句，再把张破烂的电话要来。

时间并不太久，她出现了，果然是一位老太太，怕有七十了吧，走路倒还敏捷稳健。电话里，声音听起来那么遥远，我没想到，她到得这么快。她说，她就住在城中村外的锦绣花园，近得很。她问我，你要租房？我点头。她打开院门。

你一个人？

是的。

做什么的？

做点小生意。

回答过她的问题后，她的目光在我横身上下扫过，然后，她打开里屋的门，拽亮电灯。屋里收拾得干净，但依然显得拥挤，相比我上次看到的，除了床上没行李，屋子里的摆设并未改变。

说好租金，我假装说考虑考虑。我问她，前一阵子收破料的那位张大哥呢？

你找他？她问。我说我找他有点事。她撇一下嘴，做了个嫌恶的动作，说，少跟这种人来往，不是好东西。看着老实巴交的，做出让人恶心的事。我问咋啦？她说，他大白天的，把八一公园的小姐带到我这房里来乱搞。这房子，是我结婚时的新房，我们住了几十年，老伴得癌没了后，儿子让我上了楼。我特别珍惜这房子。那个姓张的，租这房快十年了，我好几年没涨租金，就是图有个信得过的人帮着看房子，房子没人住可不中。哪知他把小姐带到屋里来，还被人讹上了，要了他两万块钱，最后给一万，再免了一顿揍。

仙人跳！我脑子里跳出这三个字，额上渗出冷汗。老太太接着说，这事惊动了左邻右舍，我很快也知道了。我没赶他，他自己走了。他没脸待在这里。挺好的一个人，原来是个流氓。

你看看，她指着满屋摆设说，这都是他收进来的，匆忙跑了，什么都没要。房租倒是没少我的，留在桌子上。

我想起我与张破烂的对话，我不知道，在这件事上，我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，总之，愧对于他。我说，阿姨，能把张大哥的电话号码给我吗？她疑惑地看着我，目光再次在我身上移动，从头到脚，像扫码似的扫过，似乎在审视我与张破烂是不是一路货色。她说，我没他的号码，收房租时，都是我到院里来找我。

你确定要租这房子吗？她说，我告诉你，这房子要是租给你，你可不能像他那样，把那些烂女人带进来，我们可是正经人家。正经人家的人的房子，可不能让他们乱整，老祖宗要怪罪的。

我说，我不住人，只当个仓库，放小商品。

这自然是个托词。

吹来一阵风。风把房顶的雪吹下来。雪钻进我的脖颈，我打了个寒战。我仰望飘落的雪花。雪片越来越大，鹅毛一般。雪的深处，是无穷无尽的白。我在这纯白的世界里，闻到了一股荆芥的香味，很淡，若有若无。❧